

蔡松坡鳳仙戀

(一)

王培堯

梁啓超梳出大紕漏

蔡松坡祇比在中外雜誌發表回憶錄的楊森將軍大兩歲，他誕生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十一月初九，也就是民前三十年，照中國人的算法，今年應該給他做九十歲冥誕。民國六十年的陰曆十一月初九恰在民族復興節——雲南首義護國紀念日的第二天：陽曆十二月二十六，星期日。因此，中外雜誌特地發表記述蔡松坡平生軼聞軼事的專文，有以紀念這一位開國元勳，護國軍神。

原名蔡良寅，後來改名蔡錕，字松坡，又曾用過「奮湖生」、「擊錐生」筆名的蔡將軍，湖南邵陽（寶慶）人，家住邵陽縣東郊的親睦鄉，那兒正是他降臨人世的地方。他七歲啓蒙，八歲訂婚，蔡夫人劉俠貞女士原籍武岡，在蔡松坡八歲那年就來到蔡家當童養媳，是蔡松坡的未婚妻，同時也是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玩伴。

小時候讀書非常聰明，而且對於書本的興趣廣泛，涉獵頗多。十五歲應試名列一等，邵陽在民國以前係寶慶府首縣，寶慶知府面試的時候，出了個上聯「子男五十里」，蔡松坡便脫口而出的對以「府尹二千石」。或謂平仄不叶，知府大人卻說：

「十幾歲的童生能够以漢書屬對，就已經很難爲他的了，這名生員將來一定有出息。」

光緒二十三年蔡松坡年方十六歲，譚嗣同、江標、徐研甫、黃遵憲、熊希齡等在長沙設立時務學堂，聘梁啓超主講席，與譚嗣同並稱瀏陽二傑的唐才常等任助教。時務學堂的學生一共有四十名，蔡松坡也自寶慶趕到長沙去入學，他年紀最小，卻能名列前茅，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曾經列舉時務學堂的高材生，蔡松坡僅次於李炳寰和林圭（述唐），位列第三。梁啓超大概是十月間到時務任教，他每天上四小時的課

，講授公羊和孟子，藉以發揮民權思想。除了上堂講課以外，又命學生作筆記，然後由他批答，發還節記時，師生對坐熱烈討論。梁啓超就用這種教授法使時務學堂的四十名學生思想起了劇烈變化，貫輸他們得到新的信仰，一面深入研究，一面對外宣傳鼓吹。他所作的批答有時候竟會長達一萬餘字，等於是長篇大論，他自己也將之視作報館論文。和他同爲教員的韓文學、歐矩甲、葉湘南等，都是跟他聲應氣求的同志，大家學他的樣。批答文字論調相當的大膽，措詞也異常的激烈。這裏且舉兩個例，以概其餘。例如梁啓超的批答三段，一云：「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爲外國訕笑也。」又云：「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問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三云：「屠邑屠城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趾裂，故知此殺戮

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息矣！」

激越的言論，煽動的文字，使四十名青年的心胸之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燄，蔡松坡當然也未能力外。民國元年時，梁啓超即曾提到過他那班學生的命運：「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時任雲南都督的蔡松坡，就是這僅存五六人中的一個。

梁啓超給蔡松坡他們上了兩個多月的課，舊曆新年，學生放假回家，把所作的筆記和老師的批答，拿給食古不化，一味守舊的父兄老師披閱，一傳十，十傳百，這一下可鬧出大禍漏來了。湘中舊派巨擘，如王先謙、葉德輝，以時務學堂學生的割記和老師批答為鐵證，到湖廣總督張之洞跟前去告了一狀，直指梁啓超等叛逆，並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的巢穴。幸虧湖南巡撫陳寶箴

箴得着消息，午夜派人秘密知會梁啓超，囑他趕緊將這份激烈的割記和批答，加以抽換，否則將有大禍臨頭。於是梁啓超說：「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愈乃入京師。」他算是够機警，及時脫身，可是，他已在三湘各地，播下了民族革命的種子。

唐才常的庚子之役

梁啓超一走了之，時務學堂形同解體。他到了北京城裏，天子腳下，和他的老師康有為，搞起了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驚天動地的戊戌政變。六君子死難，光緒被囚瀛臺，慈禧三度垂簾聽政，康梁經由英日官方搭救，先後抵達日本。戊戌政變，康梁出走的消息傳到湘中，四十名時務學生頓時就起了騷動。其中有包括蔡松坡在內的

十一位，更激起義不帝秦的憤慨。時務學堂在戊戌政變後正式宣告解散，他們便帶着身邊僅有的少數金錢，由長沙到上海，到處打聽乃師梁啓超的下落。他們在上海人生地疏，一個人也不認得，一時又無法查到梁啓超在日本的地址。其中以蔡松坡所帶的錢最少，到上海後他只剩下一百二十枚制錢，還不到一錢銀子，躲在小旅館裏，束緊褲帶，渡過難關，歷盡千辛萬苦，靠同行的同學相助，他還到上海南洋公學，亦即國立交通大學的前身，去唸了一個多月的書。後來，好不容易打聽到了梁啓超在東京的住處，便忙不迭的寫信給他，十一個人一致堅決的表示，要到東京去追隨乃師。

梁啓超正在日本亡命，一文不名。但當他聽說十一名學生，瞞着家中偷跑到了上海，資斧將盡，進退失據。他也只好硬硬頭皮，把這十一名學生先叫到東京來，再想辦法解決食住和唸書的問題。於是，蔡松坡一行終告飄洋過海的到了日本。

十一名學生抵達，梁啓超便在東京小石川久堅町，租了三間房子，買了十二張矮桌，師生十二人，擠在一起睡榻榻米，清早起來，把鋪蓋一捲，人各一桌埋首課業。梁啓超仍舊用時務學堂的教授法，教蔡松坡他們讀書，作割記，由他負責批答，相互從事討論。此外，再讓他們作進入日本學校的準備，學日語，惡補算術常識，據梁啓超的說法：

「那時的生活，物質方面雖然很苦，但是我們精神方面異常快樂，覺得比在長沙時還好。」



任護國第一軍總司令，在四川敘瀘苦戰時的蔡松坡將軍。

像這樣的苦讀生活，前後持續了九個月。九月後，蔡松坡考取了日本大同高等學校，後來又轉入東亞商業學校，此一時期，他加入了唐才常所設立的保皇黨組織之一：自立會。

唐才常所設立的自立會，由康有為、梁啟超公開出面支持，目的在聯絡長江一帶的游勇、清軍、哥老會、清洪兩幫人物，參加的主要份子大都是時務學生，往後又成為東京牛込區東五軒町大同高等學校的同學，如林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蔡鍊浩、蔡良寅（松坡）、李炳寰、唐才質、范源濂、田邦璇、李羣、陳為瓚等。還有一批廣東學生如馮自由、馮斯樂、鄭貫一等人。當時我國留日學生總數不過七八十名，參加自立會的即達二三十位，唐才常決心在庚子年（一九〇〇）回國舉事，跟他同去的便有林圭、蔡松坡、蔡鍾浩、田邦璇、李炳寰，又有湖北人傅慈祥、廣東人黎科、河北人蔡丞煜、福建人鄭葆丞等欣然加入。

死裏逃生改名蔡鏢

他們決定分為兩批啓程，第一批四人由唐才常率領，第二批即由林圭領隊。首批會員出發之日，梁啟超、沈翔雲、戢翼丞等在東京紅葉館設宴祖餞。國父孫中山先生和陳少白、日本志士平山周、宮崎滔天也曾應邀參加，大家舉杯預祝勝利成功，情緒相當熱烈，林圭尤曾席底吟淺唱：

「倚劍登高望八荒，無邊秋色正茫茫，天刑剛猛固常在，知有精魂返帝鄉！」

歌聲淒越悲壯，慷慨高昂，一時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意味。

蔡松坡與林圭同行，行前，林圭曾經訪謁國父，面請教益，國父對於任何維新改革之舉毫無貶域之見，他替林圭寫一封介紹信，囑他到漢口後往訪國父的同鄉，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時任俄國商行買辦的興中會會員容闈。這封信可幫了唐才常、林圭的大忙。往後十九歲的林圭在漢口設軍事機關，慘淡經營，即曾得到容闈的大力協助。唐才常在漢口另立正氣會，亦由容闈擔任會長，而以嚴幾道（復）副之。

自立會——自立軍的庚子漢口之役終告失敗，唐才常等一百餘人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所捕殺。失敗的因素很多，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四點：

一、宗旨不明，在宣傳方面自相矛盾：例如正氣會的章程序文中，就有「非我種族其心必異」、「君臣之義如何能廢」之類無法自圓其說的論調。

二、海外捐款遲遲不來：康有為擔任海外募捐，得款數逾百萬，光是電報費的消耗便達十餘萬元。可是唐才常、林圭卻在漢口苦候接濟，終以經費不足，一再展期，遲延失事。後來，秦力山、陳桃癡等逃抵日本，向梁啟超大開交涉，要求算賬，梁啟超代師受過，無詞以對，憤極而有「披髮入山」的宣言。

三、張之洞的首鼠兩端：唐才常利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經由日人聯絡張之洞，以北方無政府為詞，宣稱將以自立軍擁張之洞宣佈兩湖獨立，張之洞遲疑不決，唐才常便揚言要把他先給殺

了。然而舉事日期又因康有為垂涎巨款，留中不滙而一延再延，慈禧已詔光緒逃到西安，迫使張之洞唯有效忠清廷，先發制人。

四、有恃無恐，未能保密：唐才常、林圭率同自立會主要份子六十餘人同住一屋。有一天唐才常常着外間僱來的理髮師和同志大談特談如何舉事，被這位理髮師向都司陳士恆告密，機關頓即破露，當天便有四人被捕。張之洞祇好乘此機會將自立會一網打盡。

縱使張之洞大興黨獄，在湖北殺人殆無虛日，但是蔡松坡仍能機警的逃出天羅地網，倖免於難。他從漢口急趨上海，附輪抵達橫濱，就由於這一次的死裏逃生，蔡松坡自己改了個名字，他不再叫蔡良寅了，他易名為蔡鏢。鏢者，用現代語彙來解是即「剃刀邊緣」也。漢書蕭望之傳有云：「底厲鋒鏢」。

重抵日本後，繼續求學，把上海、漢口之行視同一場惡夢，不過一時之間蔡松坡仍還和保皇黨脫離不了關係，梁啟超在東京辦新民叢報，堅邀他這位得意門生拔筆助陣。蔡松坡情不可卻，乃以「奮湖生」、「擊錐生」的筆名，寫了不少時論。

良師斷脰，益友授首，唐才常和林圭等人的殉難，難免會使血氣方剛，壯志凌雲的蔡松坡大受刺激，哀慟欲絕。他當時的心情可以從他所改的名字，和所取的筆名裏看得出來。「奮湖生」是在激勵兩湖志士抱鼓鏗鏘，搏空直上。「擊錐生」更有「博浪一擊，與汝偕亡」的意味。所

薄，他毅然決然的投筆從戎，棄文習武，他先加入日本步兵聯隊，充候補生，實習期滿，陞入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成爲日本陸軍士官生。

乍回國身兼五要職

起先，他的學科成績冠於全校，術科則以體質較差，始終落後。但凡需要消耗體力的科目，蔡松坡一概視爲畏途。可是日本士官學校對於學員體能的要求偏又異常嚴格。此一矛盾使得蔡松坡備感艱辛，無法肆應，倘若沒有偉大抱負，強烈嚮望所支持，他幾幾乎就要知難而退了。他在士官學校初期，經常的向同學會叔子垂涕訴苦。可是，有一天，他偶爾讀到湘南大同鄉，鄰邑衡陽王夫之船山先生所撰的一聯，慨然言道：

六經自我開生面；
七尺從天乞活埋！

蔡松坡驀的便得了靈感，就此感到精神抖擻，不然一振，他以這十四字聯所表現的一死相拼，從而想到瀚雪前恥，力爭上游。莫要再爲體質孱弱，術科太差而引起日籍同學的訕笑。自效而後他便以拼命精神突破障礙，使他的術科表現冠於儕輩。果然使老師同學對他刮目相看，於是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蔡松坡二十三歲，他給時任湖南巡撫的漢軍正藍旗人趙爾巽，上了一封洋洋五萬餘言的意見書，請趙爾巽推行新政，以爲天下倡。趙爾巽是晚清封疆大吏之中出了名的死硬派，他在民國以後還曾寫過：「我是清

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喫清朝飯」，似通非通，難登大雅之堂的五絕詩。可是他收到蔡松坡的五萬餘言書後，卻由於蔡松坡在三湘少年子弟之中雄姿英發，名氣響亮。轉覺獲此信後與有榮焉。於是不惜遍示羣僚，甚至公開發表，趙爾巽原想借步登高，殊不知他反使蔡松坡歪打正着，坐獲聲名扶搖直上，無分朝野，人人知曉的大好良機了。

由於趙爾巽的竭力揄揚，全國各地的督撫大臣，莫不把蔡鑄這個名字，牢牢記在心裏，認爲他是當代不可多得的曠世奇才。誰能羅致到他，立可坐享知人善用的佳譽。因此，光緒二十一年（一九〇五）蔡松坡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學成歸國。雖然當時趙已自湖南巡撫調升戶部尚書，再外放盛京將軍。湖南巡撫換了旗人端方，可是端方卻能抓住了蔡松坡牢牢不放，他請年方二十四歲的蔡松坡出任湖南新軍教練處幫辦，兼任武備學堂、弁目學堂教官。但是趙爾巽正在盛京將軍任上，他聽說他極力揄揚，因而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蔡松坡已被端方所延攬，心裏不由不感到若有憾焉。於是他也奏准清廷，指派蔡松坡赴東三省編練新軍。趙爾巽跟端方對蔡松坡放手放槍，引起了爭奪戰，乃使蔡松坡的身價在各省督撫心目之中扶搖直上，一時無兩。連遠在廣西的巡撫大人李經羲也爲之怦然心動，他延攬蔡松坡到廣西去出任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再兼隨營學堂總理官，意思是把廣西新軍全部納入蔡松坡的掌握，由他全盤做主。這對二十四歲的青年將校蔡松坡來說，當然是一份無法抗拒的誘惑。因此他

婉拒趙爾巽的邀聘，辭卸端午橋（方）的借重，毅然決然的深入八桂，和李經羲共事。蔡松坡先派他在湖南所收錄的門生雷颺（護國之役時任四川將軍陳宦所部旅長）、譚道源、彭新民、羅質等十餘人到桂林。自己帶着岳森、梅耐南兩名學生回寶慶省母，海外負笈，學成歸來，又得了那麼好的差使，蔡家的得意與風光，當然可以想像。劉俠貞在蔡家熬了十六年，這下總算熬出了頭，窮人家的童養媳，一步登天成了官太太。蔡松坡在家中盤桓了些時，七月二十二日，抵達桂林就職。李經羲字仲軒，他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相國、淮軍統帥李鴻章的侄輩。對蔡松坡言聽計從，寵信有加，到差不久，爽性把新練常備軍總教練官，跟巡撫部官總參謀官，也讓他一併兼了。蔡松坡二十四歲身兼五要職，自此成爲廣西新軍第一號人物。

在廣西，蔡松坡一手創辦了陸軍小學，和測繪學堂。從光緒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這兩個學堂招過四期學生，造就的新軍人才，人數在一千以上。其中不乏往後風雲際會，成大功享大名的名人物，如廣西三傑，任過代總統，失陷大陸，臨終失節投共的李宗仁、病逝臺北的小諸葛白崇禧，和當過內政部長、浙江主席，後亦向紅朝靠攏的黃紹竑，還有李品仙、黃旭初等廣西名將，都是蔡松坡的及門弟子。連湖南帶廣西兩省，有了這許多門人，蔡松坡在我國軍界，就已經打下了很堅實的基礎。聲望，更是有扶搖直上之勢。其間，他送會兼任廣西步隊標統（團長）、兵備處、教練處和講武堂的總辦。

在昆明娶了如夫人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李經羲升官了，清廷授他雲貴總督，方到任，他便奏調蔡松坡入滇，水漲船高，陞任雲南陸軍步隊第三十七協統領（旅長）。跟雲南軍界領袖，如李根源、羅佩金、殷承瓛、韓振鐸、謝汝翼、李鴻祥、唐繼堯等深相契合，水乳交融。宣統三年辛亥起義，陽曆十月十日武昌發難，二十天後，十月三十日，蔡松坡便和滇軍將校起而響應，一舉光復昆明。當舉事之初，李經羲在總督衙門聞報北較場起火，是雲南講武堂監督、總辦，督練處參議官李根源為首，他當下就說：

「李根源我待他不薄，想來不至於造反。何況他方才見了我下去。」

移時，又有人來報：

「蔡鏜和羅佩金已經率部進了城，跟李根源他們相會合了。」

李經羲更是難以置信，他坦然的說：

「蔡鏜是我的心腹之人，他怎麼會跟我搗亂，造起反來了呢！」

當時，夜已深沉，李經羲一連幾次命人請總參謀靳雲鵬，屢請不至，再派人去一查問，回報他道：

「靳總參議早已逃得不知去向了。」

這時候，他方知大事不好，苗頭不對了，仰臉靠在椅背上，一聲長歎的道：

「唉！再研究，再研究。不過即使是李根源、蔡鏜、羅佩金造反，他們也決不至於害我。」

這句話，倒是被他說對了，由於蔡松坡他們重感情，講道義，事先即已計議，決不跟李經羲為難。當夜三時，李經羲開後門逃走，躲到一名巡捕蕭某的家裏，他的大兒子李國筠，被革命軍從床底下搜獲，解往軍政府。李經羲聞訊，便派人送一封信到雲南諮議局，轉交新任雲南都督蔡松坡，和軍政部總長李根源，他在信中以左列三事相要求：

- 一、可殺不可辱。
- 二、保護其眷口回籍。
- 三、倘有所需，亦願為之盡力辦事。

第二天，蔡松坡、李根源，和省議會議長張惟聰、副議長段宇清，便一同到那名巡捕的家裏，去見李經羲。蔡與二李，三人相互下跪，抱頭大哭。然後蔡松坡請李經羲任進諮議局，一行人步行過市，當時是由蔡松坡挽着李經羲的左手，李根源挽其右，張惟聰等隨行在後，李經羲滿面淚痕，被蔡李二人挽進了諮議局裏，乍光復的昆明軍民，爭先恐後，來看這個罕於一見的場面。

李經羲一家，在雲南諮議局裏住了幾天，他說他要離開雲南，到上海去養病。蔡松坡對這位一手提拔他的老上司，始終禮遇不衰。李經羲存在同慶豐的四萬餘兩銀子，由軍政府代為提出，發還給他作為養老費。此外，另由軍政府贈給五千銀洋，他一家的車票旅費也由軍政府代為支付。李經羲途經河口，臨出雲南的大門，還從副督辦許九腕那兒，擅自支領三千元。最妙的是他的「一名愛妾，到了上海以後，託人向蔡松坡說項，

請他幫忙找她一隻混亂之中丟失了的珍珠手鐲，她說這隻手鐲，是李經羲娶她的時候，送給她的定情之物，當年買價高達銀洋六萬元之巨。

雲南都督府成立，蔡松坡被推舉為都督，革命黨人的作風，到底跟滿清的貪官污吏大不相同。蔡松坡上臺頭一件事，就是自動減薪，厲行節約，他規定都督月薪六十元，全都督府的官兵薪餉，總數也不過三千三百餘元而已。雲南全省光復，蔡松坡一面安定內部，一面派兵援川，支持四川起義，再應貴州人士之請，派部隊入黔，平定公口之亂。他自己呢，僅祇因為元配劉俠貞不育，在昆明娶了一位姨太太，潘氏。

到北平後一舉得男

擔任雲南都督，到民國二年八月十二日，他被袁世凱調到北京，雲南都督則以貴州都督唐繼堯繼任，當時，蔡松坡將他的夫人和劉氏夫人都留在昆明，只帶他的姨太太潘氏同行北上，另外還有三名學生，親信幹部雷騰、修承浩和何鵬翔隨往。雲南各界曾予盛大歡送，依依惜別，他道出安南河內，法國駐越總督康德，大開盛筵，殷切款待。抵達上海，袁世凱特派代表范熙績，在上海迎候。范熙績是蔡松坡在日本士官學校時期的老同學，時在北京參謀本部任職。

二年十月四日，蔡松坡一行，在范熙績的陪同下抵達北京，不僅袁世凱予他熱烈的歡迎，蔡松坡在北京城裏，舊侶也多。老上司李經羲在當政治會議議長，那是袁世凱用以代替國會的御用民意最高機關，老師梁啟超早就回國了，從九

月十一日起，出任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熊希齡是湖南鳳凰人，時務學堂的創辦者之一，也是蔡松坡的老師，此外，蔡松坡還有一位極要好的朋友，袁世凱的智囊，時任參政院參政的楊度。楊度在留學日本時期，曾被推任留日中國學生總會正會長，他住在東京飯田町，他那廬所被人稱為「湖南會館」，每逢週末，在東京的湖南留學生都愛到他那裏去喫飯聊天，聚會聚會，頗有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的架勢。楊度定了個規矩，但凡上他家的同鄉好友，可談鄉誼，不妨聊風月，但是絕對不談政治信仰，主義思想。蔡松坡在東京苦讀時期，一直是楊度的座上常客，楊度一心願為帝王師，革命民主，與他是「道不同不相與謀」，他曉得要成大事業，非筆桿與槍桿結合不可。所以他曾竭力拉攏黃興，黃興卻誠懇懇的要他參加國民黨。楊度就唯有和他虛與委蛇，北洋三傑有所謂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跟楊度彼此都有些距離，如今蔡松坡到了北京，在他正是求之不得。楊度亟於拉蔡松坡當幫手，便在袁世凱的跟前盡力推轂，勸促袁世凱重用這一位青年英雄。袁世凱因為楊度曾經自告奮勇，要替他拉攏黃興，結果是黃興反過來請袁世凱也成為國民黨的一份子，鬧得這一代梟雄袁世凱啼笑皆非，十分尷尬，所以這一次當楊度請他重用蔡松坡，他便舊事重提的問一句：

「哲子，你又替你們湖南人說話了，這蔡松坡他能為我們所用嗎？」

當時，楊度的答覆是十二萬分肯定的，他以李經羲為例，說了許多感之以恩德，待之以腹心

，則松坡必為吾主所用的話，說得老袁漸漸的動了心。再加上袁世凱的心腹楊度的內線夏壽田，也是湖南湘潭人，又復為光緒二十四年一甲第二名進士，亦即俗謂的榜眼，他曾被端方延攬入幕，跟蔡松坡稱得上同事，他時任大總統府的文官次長，也在一個勁兒的打邊鼓。因此，袁世凱便開始以「自己人」對待蔡松坡了。

一開始，袁世凱便發表蔡松坡為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乍看起來，這彷彿是個挺清高的閑差事，但是，由編譯處總裁係由老袁麾下，北洋第一員大將，陸軍總長段祺瑞所兼，蔡松坡的這個副總裁，就顯得意義很不平凡了。當北京參政院成立，蔡松坡又兼任參政。三年六月，在北京的蔡松坡雙喜臨門，其一，袁世凱任他為始威將軍，其二，他的姨太太潘氏，一舉得男。蔡松坡時年三十二歲，他的長子在端午節那天出生，陽曆的生日是六月二十七，星期六，所以蔡松坡替他取名蔡崑，便以端生為號，以示紀念。

民國三年，是袁世凱和蔡松坡的蜜月時期，袁世凱對蔡松坡多方籠絡羈縻，蔡松坡也對袁世凱表示誠敬禮重，使袁世凱對他信之不疑，爲了表示他將在北京定居，三年十月，特地將他的母親和元配夫人劉氏，雙雙的迎到了北京，一家三代五口，住在棉花胡同。

太子袁克定的故事

到了民國四年，袁世凱即將帝制自爲的風聲便越來越盛了，梁啓超當了五個多月的司法總長，三年二月二十日早就下了臺，袁世凱先改任他

爲幣制局總裁，後來爽性使他備位閑曹，摒諸門外。四年一月某日，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突如其來的請梁啓超在湯山吃春酒，陪客祇有楊度一位。梁啓超難免有點納悶，摸不清袁克定這一「寵召」的路數，袁克定看出了他的神情，便故作酒脫，讓梁啓超輕鬆自在的說：

「今天我們祇是吃便飯，隨意談談，所以沒有一個外客在座。」

談天說地，杯觥交錯，酒過三巡，便漸漸的點入正題，袁克定單刀直入的問：

「近來很有有人在說，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不知任公先生高見以爲如何？」

梁啓超聽了便是一驚，祇是敘事體大，他一家都在北京，當然不便將驚愕之情，流露出來，可是又不能說出附和更改國體的話，他原患口吃，便期期艾艾，半晌以後方始答道：

「我平生所研究的祇是政體問題，對於國體，實在是乏善可陳。」

好不容易挨到盛宴收場，梁啓超忙不迭的說了聲：「少陪」，匆匆與辭離去。

他一回，立刻便將家眷送往天津安頓，然後自己以父壽爲名，飄然而下。

袁世凱洪憲稱帝，幕後的兩大主角，一位是「願爲帝王師」，以未來君主立憲首輔自居的楊度，一位便是大太子袁克定。

然而這兩大主角在做法上卻不盡相同，袁克定希望辦這件大事，應該網羅各方，多找些名流耆望來捧場，所以他有此請梁啓超吃春酒，洩露了口風的一幕。楊度呢，他一輩子的壯志雄心，

就在擁袁世凱登基，由他來擔任新朝宰相，所以他祇能找幫手，而不願拉攏足以和他分庭抗禮的人物，對梁啟超如此，對徐世昌、段祺瑞之流也不例外。袁克定向梁啟超送秋波，透露了口風，事後正是不勝其追悔，楊度卻又怕他過於掃興，打消了勸進擁立的念頭，祇好安慰他說：

「你放心，任公這書獸子，他是斷乎不會反對帝制的，他本來就是保皇黨的頭，想當年，清廷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回國的時候，得草擬一份憲法草案繳卷，那個草案，就出自我和他的手筆。君主立憲，可以說是我和任公一致的政治主張。」

於是這一臺戲，方又繼續的唱下去，祇不過，袁克定凡事更聽楊度的主意了。

袁克定，字芸臺，是袁世凱的長子，袁世凱有子十七，唯獨袁克定是他的正室于氏夫人所生，係嫡出，也唯獨他的長相和神情，跟袁世凱一模一樣，所不同的，袁世凱口齒清晰，言詞便給，袁克定則和梁啟超同患口吃、結巴。他自小聰明懂事，極獲乃父鍾愛，二十二歲就當農工商部右丞，算是部中小堂官，地位僅次於侍郎，而在現代的各部司長之上，清廷慶親王奕劻，和農工商部尚書溥頤，都對他十分器重激賞，袁世凱也認定了他是個跨灶兒，足以承繼自己的衣鉢。然而，就因為他的一力慫恿袁世凱稱帝，而北洋舊人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反應冷淡，有意杯葛，使袁世凱、袁克定提高了警覺，先成立陸海軍統率辦事處，架床疊屋，用意即在將陸軍總長段祺瑞所掌握的兵權，攫奪過來，納入老袁自己

的掌握，緊接着，又在民國三年十月成立模範團，由袁世凱自兼團長，派好好先生，與人無爭的北洋之龍王士珍，和老袁的親信將領陳光遠、張敬堯，再加上實際主持者袁克定為籌備員，把老袁雄踞南北的兩員大將，段祺瑞和馮國璋關在門外，打算先編練兩個模範師，再不斷擴充，將段馮所指揮的老北洋軍取而代之，就這麼一來，不但造成北洋系的大分裂，使袁世凱兩父子趨趨孤立，尚且還讓袁克定一舐斗從青雲裏栽下來，成了殘廢。

帝師楊度竭力拉絳

原來，袁克定一心一思想做他父親當年小站練兵，搞一套鞏固政權的大本錢，但他對於軍事，卻是完全外行，他自知職責重大，關係甚鉅，決定從速進行惡補，便聽從了他姻伯，袁世凱的侍從武官蔭昌的建議，到德國去考察軍事。蔭昌是中國第一個赴德學軍事的留學生，和未即位前的德皇威廉二世是同學，又曾任過清廷的出使德國大臣，和威廉二世私交彌篤。他把袁克定介紹給威廉二世，到柏林後立即覲見，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皇威廉二世正欲席捲全歐，亟欲和中國重修舊好，因此對待袁大總統長子袁克定，特別優禮，殊不知這一來反倒害苦他了。

因為，有一天，德國太子陪同袁克定在柏林郊外，演習騎術，並轡齊驅，袁克定的騎術終嫌技遜一着，不太高明，遂使他的座騎受了驚，拔步狂奔，絕塵而去。加上袁克定心裏一慌，控不

住韁，竟然連人帶馬，摔倒地上。袁克定被壓在馬肚皮上，右腿折斷，左腳重傷，腦部也受到震盪。

假如不是德國醫師悉心救治，妙手回春，那一次意外，袁克定十中有九，性命不保。但是他從德國傷癒回國，臨到他父親的跟前，袁世凱這才發現駭然，袁克定的兩足已跛，而且神情憔悴，偶或還會意識模糊，神志不清，和先前實已判若二人。袁世凱見他的愛兒變成這副模樣，一陣心酸，當時便落了兩行熱淚，兩父子不由不相對飲泣起來。

袁克定即使成了殘廢，他的繼位野心卻絲毫無改，楊度和他的勾結，也就越來越緊。民國四年三月，由楊度親自執筆，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交由夏壽田，轉呈袁世凱，這等於是一篇勸進的大文章，袁世凱看後，不禁歡喜無限的說：

「哲子真是曠代逸才！」

他把這篇：「君憲救國論」，交給他的「乾殿下」，彰武上將軍段芝貴，叫他拿去秘密付印。段芝貴從而獲知了袁世凱的心事，所以，往後他是北洋武將之中，勸進最力之一人。

四年八月，袁世凱的機關報：「亞細亞報」上，刊出了美國古德諾博士所作的：「民主不適於中國論」一文，明眼人一望便知，這是袁世凱陰謀竊國，帝制自為的第一砲。果然，八月二十三日，以籌備袁世凱登基為唯一目的底籌安會，就在北京城裏，堂而皇之的正式成立。由楊度任理事長，孫毓筠副之，嚴復、劉師培、李燮和、

胡瑛爲理事，這楊孫嚴劉李胡，正是後來被明令通緝的所謂「洪憲六君子」。

這「洪憲六君子」之中，按照楊度的預定計劃，人事部署，應該是有蔡松坡一席的。不過，籌安會成立之前，楊度一連多日，天天跑棉花胡同，力促蔡松坡也列名爲發起人之一，蔡松坡是雲南首義的開國元勳，他怎肯前後矛盾，自墮令譽，替袁世凱抬這頂轎子，幫袁克定措這個黑鍋，挨盡千秋萬世的罵名？因此，他總是用拖兵之計，推脫的說：

「哲子，我看這件大事如今時機尙未成熟，你們何妨多等一等呢？」

老袁許以陸軍總長

楊度幾次三番不得要領，他祇好放棄說服蔡松坡的努力，另外改換一種方式，極力羈縻這位他心目中未來的大幫手。一方面，拉攏蔡松坡和袁克定的關係，以加緊研究軍事學爲詞，慫恿袁世凱，說服袁克定，讓袁世凱命袁克定拜蔡松坡爲師，排日替他講解軍事學科，以至如何將將之道。另一方面則通過夏壽田，竭力的陳說段祺瑞桀驁不馴，他爲了抗議袁世凱帝制自爲，乾脆躲在家裏，把大門一關，告病不出，連班都不上了。夏壽田在老袁跟前吹噓的雄才大略，英年有爲，他又是如何如何的肯替老袁效力。聽得袁世凱起了不盡的感慨，他已經有了允意，便回答夏壽田說：

「北洋將才都變成老廢物了，咱們這個團體，可真是太不爭氣。假使南方不反對我，像松坡

這樣的人才，我倒是未嘗不可以重用。」

夏壽田抓住了袁世凱的這一句話，正好強調重用蔡松坡，便是爲了安撫南方，使南人也擁袁世凱爲帝。因爲蔡松坡不但是南方的物望所歸，而且，他在湘桂滇黔川各省，擁有不少掌握兵力的舊部和學生，倘若袁世凱果能重用蔡松坡，就等於把頗有「問題」的這幾個省份，一把拉了過來。

這話是老袁非常聽得進的，所以，他當下就與高采烈的說：

「你這話也不無道理，倘使松坡願爲我所用，午詒，你就當他的次長吧。」

夏壽田一聽，真是大喜過望，因爲，袁世凱已經很明顯的露了口風，祇要蔡松坡肯歸順，他將以他取代段祺瑞，出任陸軍總長。

如此這般，楊度和夏壽田，乃至於袁世凱，就都不約而同的深切相信，以太子太師和兵部尚書，陸海軍統帥畀予三十四歲的蔡松坡，那還怕他不俯首稱臣，力圖報效這皇恩浩蕩嗎？

在蔡松坡那一方面，當籌安會打起鑼鼓點子，唱起了開鑼戲，他的頭一個反應，便是驀的一驚，向他的幾個學生愕然的說：

「喝！他們認真搞起來了！」

當天，他便悄悄兒的去了一趟天津，叩問乃師梁啓超的意見。梁啓超卻反問他一句：

「你自己的意見又如何呢？」

蔡松坡奮袂而起，斬釘截鐵的答道：

「我唯有爭人格之一念！」

梁啓超很高興，他也開誠佈公的告訴蔡松坡

說：

「你這話說得很對。我本不願與老袁爲敵，可是他卻逼着我非反他不可，所以，你的意見正是我的意見。松坡，記得你曾說過：革命要拿槍桿子，我是個拿筆桿子的，這幾天我正在寫一篇文章，不久你自然會看到。如今就憑你一桿槍，我一支筆，跟老袁幹一下！」

然後，他授蔡松坡一條錦囊妙計，君子俟時而動，小不忍則亂大謀，他勸蔡松坡不暫時向袁世凱表示一面倒，贊成帝制，同流合污，先打進他們的圈子裏去，再想辦法送走家眷，順利脫身。

此所以，蔡松坡在八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八月二十五日，雲南會館將校聯歡會發起軍人請願，請袁世凱改行帝制，速正大位，蔡松坡在衆目睽睽之下，不假思索的拔筆簽了頭名。

袁世凱、楊度、袁克定一致認定，高官厚爵，已使蔡松坡英雄入吾彀中了。從此以後，在楊度的邀約之下，蔡松坡開始參加洪憲稱帝，袁世凱登基的籌備工作，每天晚上，都跟楊度他們，到八大胡同妓院裏去籌商大計，舉行會議。

八大胡同風光如何

北平的八大胡同，風光旖旎，天下聞名。在提到蔡松坡和小鳳仙的邂逅、定情，乃至永訣之前，筆者先在此錄下使八大胡同真情實況，躍然紙上的四首七律，以便讀者有所認識及玩味：

其一

陝西巷裏覓溫柔，店過穿心回石頭，紗帽至今猶姓李，胭脂終古不知愁。皮條營有東西別，百順名曾大小留，逛罷斜街王廣福，韓家潭畔聽歌喉。

——上錄的這一首七律，已將八大胡同的街名都包括在內了。所謂八大胡同者，是即為陝西街、石頭胡同、小李紗帽胡同、胭脂胡同、東西皮條營、百順胡同、王廣福斜街和韓家潭。

其二

北地南都大不同，姑娘亦自別青紅，高呼見客到前面，隨便挑人坐做廳。騰出房間打簾子，扣完衣服點燈籠，臨行齊說明天見，轉過西來又往東。

——上詩前兩句是說北平八大胡同妓院分南北兩幫，南幫指江南佳麗，講究風頭交際，吹彈歌唱，比較的會敲竹槓。北幫當然係指北里嬌娃，講實惠守本份，凡事有一定的價。

後六句則為自入院到出院的過程。八大胡同妓院都是三五六進的深宅大院，尋芳客先在前院做廳裏坐地，由龜奴高喊一聲：「到前面！」然後粉白黛綠，燕瘦環肥，從各進各屋裏走出來，到尋芳客跟前驚鴻一瞥，亮一亮相，任由來客挑選。

其三

沈迷酒醉與花天，大鼓書終又管絃，要好客人先補缺，同來朋友慣鑲邊。碰和只擾一餐飯，住夜須花八塊錢，若作財神燒蠟燭，交情從此倍纏綿。

其四

逢場擺酒現開銷，浪擲金錢媚阿嬌，慾壑難堪跳槽口，情天易補割靴腰。茶園偶為梳妝打，竹槓多因借補敲，夥計持來紅紙片，是誰催出過班條。

北平八大胡同妓院分為三等，清吟小班、小班、茶室。清吟小班花費太大，因此全北平一共也祇兩家，民國十年以後就祇剩下小班和茶室兩級了。

小鳳仙在八大胡同裏屬於南幫，不過她並非江南佳麗，而是三湘多情女。民國四年前後，整個八大胡同就只有她這麼一位湖南姑娘，她搭的是雲吉班。人長得不能算漂亮，平平而已，但卻粗通文字，能够寫個便條、小柬什麼的。在結識

蔡松坡以前，她在雲吉班的姑娘之中，非「紅」而為「青」。不過因為「物」以稀為貴，也有些湖南同鄉捧捧她的場。

北京舊官場，在八大胡同裏聚會、取樂、交際應酬，甚或是談公事，開小型會議，那算是家常便飯，司空見慣，稍微有點頭臉的要人紅人，多半有那麼一兩個相好的姑娘，不一定非到她所屬的班子裏去，隨時可以用「叫條子」的方式把她招來陪酒佐觴，尋歡作樂。這種風氣還是民國以後才有的，因為清朝把官吏宿娼懸為厲禁，違者立將為之丟官，所以清代「像姑」——相公應運而生，這些男妓的營業場所稱之為「像姑堂子」，伶王梅蘭芳，和名伶王蕙芳、朱幼芬都是個中翹楚，他們三位全在韓家潭雲和堂賺過皮肉錢。

(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每月出版，人人爭購。遲了就買不到，敬請長期訂閱，以免向隅。

售價及訂閱價目：(平郵免收寄費航空另加)

△國內零售每册新臺幣拾伍元、訂閱全年壹佰伍拾元。訂閱兩年二十四期新臺幣貳佰捌拾元。

△港澳零售每册港幣貳元伍角、訂閱全年港幣貳拾伍元。訂閱兩年二十四期港幣伍拾元。

△其他海外地區零售每册美金伍角、訂閱全年伍元。

訂閱兩年二十四期美金拾肆元。